故乡的油茶山，多红壤土质，夹杂砂砾，野生植物繁多：小竹子、檵木、乌饭子、野石榴、金樱子、金刚藤、土茯苓、栀子树、秤杆子树、芒萁、冬茅草、丝毛草、虾公须……难以尽列。这些野生植被生命力强大，生长迅速，既影响油茶树的成长和结果，又给采摘油茶带来不便，垦山也就成了培育油茶林的要务。

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故乡的山岭无疑是茂盛的。村庄坐西朝东，村后紧贴着一座枞山，山上以高大的枞树居多，杂以各种常绿乔木，诸如香樟、荷树、枫树、楮树……

——《肯山》

甘孜日报 GANZI DAILY
康巴周末
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文学
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组版：张磊

垦山

◎黄孝纪

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故乡的山岭无疑是茂盛的。村庄坐西朝东，村后紧贴着一座枞山，山上以高大的枞树居多，杂以各种常绿乔木，诸如香樟、荷树、枫树、楮树……郁郁苍苍，是关乎一村风水的禁山，严禁砍伐。这也差不多是湘南大地上，每一个大小村庄背后所能见到的寻常景象。枞山的南北两翼，即为油茶树与杉树混交林，间杂着油桐树、柏树、梓树等。村庄东面，隔了田土与江流，也是一列起伏的山峦，两座最高大的，一名对门岭，一名东茅岭，同样长满油茶树和杉树，有好几处地方，还生长着成片的山苍子林。两岭对峙，夹着一条羊肠小道，通往十里外的永红圩。

故乡为重重山峦所包围，接壤相邻的大小村庄有西冲、莲塘、羊乌、油市塘、朽木溪、长洲头，推而远之，是花坪丘、山头冲、斜岭、大塘下、侯家冲、黄家寨，那些地方也有着诸多权属为我们村庄所有的油茶山。小时候在生产队，我就曾跟随父母去一些远山摘过油茶。

多年来，油茶是故乡最为重要的经济林，故乡也以盛产茶油而闻名远近。故乡的油茶山，多红壤土质，夹杂砂砾，野生植物繁多：小竹子、檵木、乌饭子、野石榴、金樱子、金刚藤、土茯苓、栀子树……难以尽列。这些野生植被生命力强大，生长迅速，既影响油茶树的成长和结果，又给采摘油茶带来不便，垦山也就成了培育油茶林的要务。

乡人垦山，大致在两个时段。一是在霜降摘过油茶之后，这时秋收已毕，田野农事已少，进入冬闲。昔日在生产队，每年这段日子，天若不下雨，各队就常会组织劳动力，到或远或近的油茶岭垦山，翻挖泥土，清除野树杂草。二是在农历盛夏，此时烈日炎炎，挖垦了的野生草木容易晒死，减少复活。对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来说，挖垦后的油茶山，也是捡柴火的好地方，那些躺在松散黄土上的竹根、金刚苼及各种干枯的灌木枝条，捡拾起来带回家，煮饭炒菜，烧火煮潲，都好得很。

垦山使用的农具俗称镰刮，是一种特制板锄，都是乡村铁匠打造的，厚实而沉重，刃口夹了钢，坚硬又锋利，长柄也是硬质杂木的。与其配套的农具，通常还有镰刀和一担竹筛。镰刀用来砍高大的野树和荆棘，也常用来修去油茶树和杉树下部的一些枝条，俗称修脚枝。脚枝晒干后挑回家，是上好的柴火。垦山时，偶尔碰到大的油茶树整棵死了，挖出树蔸，自然也是用竹筛挑回来。

挥动镰刮垦山，是一件重体力活，泥土坚硬，加上斩草除根，十分费力，进展缓慢。垦山需从山脚开始，一锄一锄挖，一寸一尺进展，渐渐往山上延伸，身后挖翻的泥土，犹如密集又规则的巨大鳞片。要垦好一片油茶山，是一件要累月经年坚持的事情，需有耐烦沉着之心。正因此，干这件农活的，以中老年男子居多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盛夏的日子，常见赤膊的老农，腰扎一块白长帕，扛一把镰刮，提一竹筒凉茶，去垦山岭。从早到晚，日复一日，他们各自在绿油油的茶树林间心无旁骛地默默干着。

分山到户的最初几年，油茶林的繁茂堪称故乡最鼎盛的时期。那时候，各家垦山育林的积极性都很高。我家分到两块油茶山，一块大的在村前的对门岭，另一块小的在远地的斜岭。我的父亲常年都围绕着这两处油茶山转，一有空闲就去垦山。尤其是对门岭的这片大茶山，离家近，站在我们家新瓦房的门口，就能将整片山林一览无余，也利于看管。从山脚到山尖，父亲每年都要挖垦一遍。他甚至还在山脚靠公路边一处油茶树稀少的地方，垦出了几块旱土，专门用来种植辣椒、红薯、黄花菜等园土作物。以后，他又将这山间的山苍子树、油桐树，乃至杉树，全砍了，悉心培植油茶林。

那些年，家里的油茶山，被父亲垦得松散而干净，油茶树长得郁郁葱葱，愈发高大而茂密，开花之时，繁花似雪，结果之后，果实磊磊。丰收的年成，我家摘过六十多担油茶果，能榨三百多斤茶油。

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村里外出务工人员的日趋增多，故乡的田土多有荒芜废弃者，油茶山的管理自然就疏忽了，更遑论垦山。没有挖垦的油茶山，会越来越荒芜，杂草灌木及荆棘藤蔓丛生，进入深秋，茅草芒萁干枯，极易引发火灾。有时一场突发山火，山山岭岭，一村连着一村烧去，令人无奈，徒有叹息。来年清明，扫墓焚纸，又是山火多发时节。

山火一年年地烧，烧去了故乡曾经茂盛的油茶林，烧去了“油茶之乡”的美誉，烧得只剩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岭。多年之后，村中成片的好油茶山所剩无几。我家那片大茶山，仗着父亲常年精心看管和挖垦，曾被誉为村中最后一块好茶山。

父亲八十多岁的时候，还经常在油茶林里垦山看护。往后实在垦不动了，手脚软弱无力，也就只得任由这片山岭长满了荆棘茅草。父亲去世的那年清明节，一个本村人祭祀时引发的山火，将我们家的这片油茶林烧得干干净净。隔两月，农历五月十五，父亲突然去逝。按他生前的嘱托，我将他安葬在这山岭的坡上，与母亲的坟墓永相偎依。只是此时，这片为他们毕生所热爱的油茶山，一片焦土，全然没有了往昔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。

许多年过去，我家的这片大油茶山又长满了荒草杂树，也有一些新的油茶树从泥土里长了出来。这些年，茶油成了珍稀品，价格一路飙涨。我的二堂兄经了我的许可，经常在这片山岭上挖山垦荒，着意培植那些劫后重新的油茶树，有时还买来一些油茶树苗栽上。如今这片山岭，二堂兄每年能摘几担油茶，打几十斤新茶油，尽管还远不及旧日的繁盛，但我相信，只要用心经营，未来依然可期！

丰收。高秀清 摄

老家的房子

◎廖天元

再次证实，新建的高速公路要经过老家房子。

前日，父亲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搞测量的已经在房前屋后画了灰线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父亲接着说：“管它高速建不建，该修的房子还是要修。”

父亲的怨气在电波里跌宕起伏，还有不甘和任性，被放大得气喘嘘嘘。七十多岁的父亲，个性虽然刚烈，但教师出身的他绝对明事理。突然间如此愤怒，大抵是在原址建房的希望落空后的无助挣扎。

老家的房子，其实早该拆了。

它太老了。老得太过龙钟，老得实在佝偻。老屋大约修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三十多年的光阴，在父亲的脸上划出深深的皱纹，也在老屋的墙壁上撑开了大大的裂缝。父亲胆小，他特别怕夏日突然而至的暴雨灌浸老屋，于是，随着夜间阵阵剧烈的雨声，父亲和母亲双双起来，用盆子接住房顶漏下的雨，然后一起提心吊胆。

父亲支使母亲做我的思想工作。母亲说，村里家家户户都修了，我们再不修有点那个。母亲没读过书，她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表达她内心的感受。母亲口中的“那个”，我懂。这样的住房，无形中让她抬不起头伸不起腰。

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压力。在故乡县城，我用住房公积金买了一套房，面积不大，装得还算温馨，那个地方，离医院、市场和学校都很近，穿过一条街，就是浩浩荡荡的嘉陵江，散个步，溜个弯，拍个照，一切都很美。

我以为父亲和母亲会欢天喜地。但是他们只是隔三岔五才去住一住，一次不超过两三天。我问为什么要这样，母亲说，家里的“小黄”离不开她，那群鸡鸭鹅也离不开。

我想，大约是父亲和母亲离不开故土。我完全理解老一辈人的泥土情结。据说中国人到了西伯利亚，也要想办法找到种子，在恶劣的环境之下种出一片希望来。

但事情仿佛没那么简单。有一次，我听父亲给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，他似乎轻松而又庆幸地说，我差点把养老金都吐了出来。他还说，没意思啦，出门就要扫码，你不信去试试？

我内心有些悲凉，这样的情形，是不是让他特别沮丧？

现在形容进城的某些农二代，留不下的城市，回不去的农村。没想到，这句话，也可以用在父亲的身上。

修房我赞同。城里有家，老家有房，我身边的朋友，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标配。但我不能理解，父亲为什么一定坚持在老地方修房。

为了修房，我多次站在机房，俯瞰，环顾，只是为了找地。机房的叫法约定俗成。其实是一个小山头。我幼年的时候，这山头有一个机房，里面有打米机，专门为村人打米而用。

站在机房，俯瞰廖家沟，川东北特有的浅丘地形展露无遗。老家的房子掩映在一片茂林修竹之中，屋檐露出一角，远远望去还透着点诗情画意。

我其实蛮喜欢家乡这番景致。但问题是老屋和堂哥家的房子连格子，瓦连瓦，有一面墙，还是共用。牵一发必动全身。有一年春节回家，趁着酒劲，我给堂哥说，干脆咱们拆了老屋一起修，还是像小时候一样，房挨房，院挨院，永远是一家人。堂哥说，才供两个大学生出来，现在没有钱。他这样一说，我便语塞。

不能在老宅基地上修房，那就搬出来修吧。修房，是爸妈多年的愿望。对我而言，则是对孝顺的投资，再艰巨也得咬牙完成。但是，父亲说没得地方。我不信。我找来朋友，查询可以修房的地方，房前屋后的地，显示都是永久性基本农田。我知道这是高压线，绝对碰不得。

最终一片沉默，父亲半天嘀咕出一句话：“老屋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还是最好。”

我终于窥探出父亲的心思：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，开枝散叶，老屋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根，搬离不意味着挪根么？

老屋是父亲在故土的坐标，但是父亲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儿子对待故土，已经有一种疏离的疼痛，已找不到位置。

老屋的周围，曾经有四家人。两家搬进了城，一家去了新疆，一家去了广东，他们的老屋，已经垮塌得不成样子。翻过一道湾，有一个童年一起放猪的伙伴，在浙江开着公司，至少十年，我们未曾见面。

如果没有故人，这个地方还是故乡吗？我实在不敢设想，当父母亲百年之后，我在老家，谁能陪我，或者，我还可以陪着谁。

更无奈的是，生我养我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太“小”了。那一日开车回家，途径晒坝。公路从中而过，像一头犁铧，将晒坝肆无忌惮地掀开。剩下的晒坝，只剩下书页般大小。这个地方，曾经是乡亲们晾晒丰收的地方，曾几何时，乡亲们一大早将谷子或者玉米倒在上面，等待阳光的热烈。傍晚待大人们拾掇完毕，晒坝便成了我们玩耍的天堂。

那时晒坝如此之大，而今却如此之小，小到容不下一批年轻人迅猛地成长。当年轻人展翅飞翔的时候，村庄，无疑就成故乡。而故乡，似乎只能回望。

我知道是我们长大了，但我一直不敢把这样的想法说出口。我也时常提醒自己，大与小，只是相对而言，既可相互转化，也会彼此成全。

突然觉得有些庆幸，高速公路来了。父亲即使万般不舍，也会不得不作妥协，房子始终需要建的啊。

麦草的光芒

◎钟读花

从前，麦草的用途，主要有二：编草席，覆房顶。

编草席，是一件精细的活儿。

每一根麦草，都必得彻底梳理干净，不留一丝麦叶。干净的麦秆儿，明洁、光亮，洋溢着时光的璀璨。一领麦草席，通常有三四米长，一米半宽，中间要编进四五根麻绳，细密严到地将一小把一小把的麦草，编织在一起。编织麦草席，多在晚间，有月亮的晚上，而且，多为老人。口中叼着一根烟袋，吧嗒吧嗒地吸着，左手取麦草，右手就顺势将麻绳打成纽扣，紧紧将小把的麦草缠住。活儿不累，但需要耐心，技术熟练，两只手上下翻舞，像是一场月下的舞蹈。就这样，一寸一寸地编着，一个晚上，一领麦草席就编成了。

麦草席编成后，先要拉开，平铺地面，端详一下，看看是否周正，看看是否干净、光滑。铺开的麦草席，沐浴着银白的月光，望去，但觉草席上，水波荡漾，在跳跃，在浮泛。感觉柔美极了，也熨帖极了。

麦收之后，随之而来的，就是炎热的夏天。此时，麦草席就派上用场了。

午间纳凉，拉一领麦草席，来到树荫下，就是一场美好的享受。草席凉凉，树荫凉凉，蝉声如雨，枕着蝉声，一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晚间纳凉，自不待说。拖着麦草席，来到村口，选择一个通风好的地方，草席铺下，人躺在上面，阵阵的麦草香，氤氲着，缠绕着；风，从田野吹来，风透透，席凉凉，那份乡野之快活，真是难可言说，难可言说。无月的夜晚，人躺在草席上，数星星，话家常，或者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静静地躺着，听别人喁喁私语，亦是一份安稳的享受。有月的晚上，月光照在草席上，草席映射出柔和的光芒，与月光相辉映，喁喁私语中，那个夜晚，便有了一种童话般的幽密感。

夜深了，人睡了，麦草席静静地散溢着温润的甜香，弥漫在夏夜的幽微之中，流淌进每一个人的睡梦中——人在梦中，也甜美。

我想，每一个睡过麦草席的人，都不会忘记那一个个纳凉的夏夜；那一个个纳凉的夏夜，会生成为一幅幅风俗图画，镌刻进一个人永生的记忆中——它是一份怀想，更会是一份田园情思。

然则，麦草之大用，还在于覆盖房顶。

从前的房屋，很少有砖瓦房，多为草坯房，所谓“草”，就是指麦草。覆盖在房顶上的一层麦草，大约二三十公分厚，覆盖一次，能保持十年左右，十年之后，就需更新，重新覆盖一层新的麦草。

覆盖房顶，大多在麦草新下来时，一定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。那是专业人士的工作，时间不长，七八个人，一天的时间即足够了。

覆盖过新麦草的房屋，满房顶，都闪烁着柔和的金色光芒；满房顶，都散溢着淡淡的麦草香；满房顶，都流淌着醉人的喜悦。像是一个更换新装的俊美男子，一身的潇洒。

房屋的主人，那几天，吃过早饭后，有事没事的，就喜欢站立庭院，向房顶上望一阵，望着望着，那脸上就情不自禁地溢满了笑容。

早晨，炊烟升起，顺着屋檐，缓缓地升上屋顶，然后，弥散开来，那炊烟，也变得格外清白，是金黄映衬下的清白，淡淡的，淡淡的，如纱如梦。炊烟，长时间地滞留在房顶，流淌在滑润的麦草上，仿佛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，在酝酿，在表达。

天晴日丽，鸟儿们，也喜欢飞临房顶，逗留一会儿。

花喜鹊，总喜欢站立屋脊，喳喳喳地叫几声，然后，霍然飞走。最多的还是麻雀，成群飞来，一房屋的逗点，在跳跃。唧唧唧地叫着，在房顶上喙啄不已，也许什么也啄不到，但它们就喜欢这样，似乎，喙啄只是一种行为，更重要的是藉此来表达一份欢喜，一份对焕然一新的欢喜。

麦草的新鲜光芒，在房顶弥漫……

雪花 XUEHUA 【第2452期】